

第一部分

相关基本概念

这一部分旨在对上海话的一些基本概念，和本书的基本问题做出解释说明。属于导论部分。这一部分有助于大家了解上海话，并且对后面的学习起一些参考和帮助。如果想快速学习本书的话，可以跳过此部分。但请注意第二章的第三节有关常用符号的解释说明还是很重要的。

本部分第一章将会从历史、现状等方面介绍上海话。本章内容介绍性强，同学习关系不大，故而基本上从略，只是对一些比较重点的问题进行说明。

第二章将会解释本书编写的一些问题，包括编写的目的、适合人群等，并对本书的一些常用符号作出解释。请关注本章的第三节的内容。

(此页空白)

第一章 上海话概述

第一节 上海话的历史

上海话，俗称沪语。是上海地区人群所使用的汉语方言。属于汉语吴方言区苏沪嘉小片¹。是吴方言中比较重要的一支。是中古汉语²与吴越当地土著语言合并发展的结果。

在上海开埠之前，其实吴方言的代表性语言是苏州话。这是因为苏州在清代重要的经济地位。随着上海开埠，经济迅速发展，上海话的地位也跟着逐渐提升，并且逐渐成为了吴方言的代表性方言之一。在 80 年代前，充当着长三角地区通用语的角色。³

近代上海话，大致分为老、中、新三派。既是时间的传承，也有内在的发展联系。这里简单介绍一下。

老派上海话，是三十年代左右的上海话。

中派上海话，是以建国时期的上海地区发音为基础的。上海开埠一百年，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，融汇了很多其他方言和语言的元素，并进行了一定的演化发展。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定型为中派上海话。中派上海话也是当下被认为比较标准的上海话体系，被广播电台、沪剧所使用。

新派上海话，主要是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话发音。这一时期，随着汉语普通话的推广、通讯技术的发展，加上上海本身城市的开放，上海话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其他语言的影响。其中，最大的影响便是普通话了。上海话的很多读音逐渐向普通话靠拢，发生了大量的同化、懒音现象。

因此，上海话在近代的发展史，有辉煌也有辛酸。从普通的吴方言演变成了一门主要的代表性语言，又慢慢因变化过快导致了其代表性的缺失。

¹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纂的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。

² 中古汉语是南北朝、隋朝、唐朝时期的汉语，她继承自上古汉语，后来发展为近代汉语。早期中古汉语（隋代以及唐代早期）以《切韵》音系为代表，晚期中古汉语（唐末到北宋）以韵图为代表。

³ 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，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造成了一番影响，多种吴语方言（苏州话、宁波话为主）与上海本地方言一起融合为的新上海话。口迁移是造成上海话语音简化并成为各地吴语“最大公约数”和代表音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其他吴语使用者易于理解上海话的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结构。所以上海话有成为吴语起码是北吴语地区的通用语的基础和趋势，曾经在 80 年代前成为长三角地区通用语。目前由于推广普通话，上海话在吴语区的影响力有所降低，主要原因是强制推广普通话，使得普通话取代了方言的作为主要的沟通工具。

第二节 上海话的现状

近几十年来，由于推广普通话政策，上海话在上海本地遭到了边缘化。学校禁止说普通话，导致了很多人从小就没有了上海话听说的环境。而家庭中的上海话氛围显然是不够的。故而造成了现在很多上海年轻人讲不来、或者讲不好上海话的情景。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：

1、会说，说的不错，但说的机会少。这是当下上海70、80后的青年的主流。他们在学校被禁止讲上海话，但在家中与亲人之间是用上海话交流的。他们的父母辈和祖父母辈有的只会说中派上海话，故而他们学到的上海话都是很标准的。

2、会说，但说不好。这是不少上海90后青年的主流。他们在学校不能说上海话，在家里会说上海话，也会说普通话。他们父母的口音已经是新派上海话了。由于说的机会较少，所以不够流利。并且会对长辈的上海话产生误听，或者往普通话上靠。

3、压根不会说上海话。这个现象的出现频率在不断上升，尤其在00后的身上体现。除了学校不允许说上海话这一原因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父母在家也不说上海话。他们从小教育子女的时候就直接用普通话教育。

所以，上海话的现状和前景堪忧。除了说的人逐渐减少外，其标准性也在下降。这是因为上海话教学没有像普通话教学那样有一套很好的体系。从韵母、声母到词汇、语法的学习是没有的。

当然，近年来，很多上海人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。并开始了大量的保护行动，以维护上海话的纯正性。比如上海话拼音的拟定，上海话课程设置，上海话书籍出版等。希望随着更多人的努力，和全民意识的增强，上海话的标准性可以得到很好的普及。

第三节 上海话的特点

上海话作为中古汉语的一个演化体，同很多主要的方言一样，都继承了一部分中古汉语的元素。同时，上海话作为吴方言的下属方言，也具备了吴方言所拥有的基本特点。具体概括如下：

1、保留中古全浊声母。这也是吴方言同其他方言相比最大的区别。吴方言的塞音都分浊声、轻声送气和轻声不送气三类。而普通话则只保留了轻声送气和轻声不送气两类。（至于什么是送气不送气，什么是清浊对立，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加以介绍。）

2、声调体系完整。这是南方方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。中古汉语有八大声调，四声平上去入各分阴阳。在普通话中，只保留了平上去。但在吴方言中，却全部保留。苏州话有七个声调。中派上海话则有五个。

3、保留入声尾韵。这是南方方言的另一个特点。北方方言，在演化过程中，将入声尾韵-p, -t, -k 脱落。归入了阴声韵中。因此入声也派入其他三声。而上海话保留了入声韵，但全部变成了喉塞音-h。读到入声字，则会断一下。

4、部分阳声韵转为阴声韵。也就是说，中古汉语中的鼻音韵尾-n, -m 脱去，变成了元音。比如“山”的韵母和“男”的韵母。同时，现存的鼻音尾韵，也有不少转化成了鼻化元音。

5、见组声母介音脱落。这是吴方言区分与北方方言的一点。中古汉语的舌面后音 {g}、{k}、{h} 和齐齿呼 {i} 和撮口呼 {ü} 介音相拼时，会发生腭化变成 {j}、{q}、{x}。而在吴方言中，很多音仍然保留了 {g}、{k}、{h} 的声母，且介音脱落。比如“教”、“加”。

6、尖团音不混。这也是很多南方方言的一大特点。普通话里，尖团音已经合并。凡是以 {z}、{c}、{s} 为声母，拼以 {i} 为介音的韵母时，声母都发生变化。变成 {j}、{q}、{x}。比如“西”这个字，在普通话中，本来应该读作“丝一”的，现在就变成了 {xi}。京剧中就严格区分尖团音。而大多数吴语则一直都会区分尖团。但近年来，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，尖团音也发生了合流。失去了吴方言代表性。

其他的一些特点，在接下去的学习中将会逐步提到。这里略举五项重要的特点。

第四节* 上海话和其他语言关系

这一节主要探讨上海话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。讨论这种关系能够在某些时候帮助我们进行正音。

这里,其他语言不仅包括汉语其他方言,吴方言内部其他方言,也包括外语。这里逐一叙述。

一、汉语方言

先说汉语方言。根据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,当前,中国的汉语方言基本上可分为十大类:官话(北方方言)、闽语、赣语、客家话、徽语、晋语、平话、吴语、湘语、粤语。其中,晋语或归于官话,徽语或归于吴语,平话或归于粤语。则有七大方言。这些方言,除了闽语外,都是中古汉语的独立发展演化的分支。因此互相间有一定的关联。

我们这里拿出最重要的三支来比较,官话、吴语和粤语。这三大方言,各有各的特点,也各有各的继承。有些特点是其他方言所没有的。因此不能说其中任何一支方言就是中古汉语的正统。

其中,官话的特色是保留了很好的介音体系(以及平翘舌的对立(其实应该说是精组字和照组字的对立,不能简单地说是翘舌和平舌的对立,或者可以说是翘舌音的字和平舌音的字的声母是有对立的)),而粤语和吴语中,很多的介音发生了脱落,比如“花”,变成了单元音。吴语的特色是,保留了很好的声母清浊对立,比如“图”这个字是一个浊音,但在普通话和粤语中,已经变成了清音了。粤语的特色是,保留了很好的尾韵系统,比如阳声韵的-m和-n,入声韵的-p、-t、-k。粤语还保留了完整的声调系统,四声各分阴阳。

所以,在学习上海话时,分辨入声和尖团音的时候,就可以参考广东话。遇到声调的问题,也可以参考粤语。

二、吴语内部

吴语内部的各大方言,在很多特点上保持高度一致。也就是之前第二节所写的那些上海话的特点。口语语法基本一致。字音方面,只是在某些韵母的处理上,以及声调具体音值上有所不同。

其中,苏州话长期以来一直是吴语的代表语言。二十世纪初期,上海话的地位曾经超过苏州话。但是苏州话在长期演化中,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。因此受其

他语言影响较小。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字音同化现象，但是数量少，依旧保持了吴方言的大多特色。没有上海话同化严重。因此在当代，又成为了吴语的代表方言。

吴语内部在发展演变中，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固定词语。比如人称代词上各地就有不同。打个比方，对于第一人称代词“我们”的说法，苏州话叫“侬”，无锡话叫“僚侬”，上海话叫“我侬”，宁波话叫“阿拉”。同时，各方言还会互相影响。比如上世纪有很多宁波人来到上海，所以上海话的我们也变成了“阿拉”。

吴语区的方言，应当做到求同存异。它们的确有很大相似度，但若说其中某个语言就是标准吴语，那么就犯了主观错误。它们的确是独立的语言，但是吴方言的研究和保护，也是需要吴语区的所有人一起合作努力的。

三、外语

和上海话联系最大的外语，应该说是日语了。有很多非上海人在听到上海话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日语。当然，这只是不了解上海话产生的。由于上海话的连读变调系统的特殊性，导致了在一句话中，每个字基本上都是以高低平调出现的，像普通话那样的声调起伏很少。和日语不谋而合。

但是上海话毕竟和日语是两个体系的语言。两者的主要联系，还是在某些字音上。日语因为主要吸收了大量中古汉语的读音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音读”，因此保留了很多中古汉语的特点。这些特点刚好上海话也保留了下来。出现了很好的对照关系。下面举几个例子：

1、上海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清浊声，而日语也有清浊音。所以当不知道一个字到底是清声母还是浊声母时，就可以借鉴日语。比如“堂”这个字，是个浊声母字。日语的堂音读为“どう”，也是个浊音。

2、上海话有尖团音之分。但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是分不清的了。除了借鉴广州话外，借鉴日语也可以立刻知道一个字的尖团。这是因为如今的{j}、{q}、{x}三个声母，有两种来源方式，一种是中古汉语的{g}、{k}、{h}和{i}、{ü}两个介音相拼时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团音；另一种是近代{z}、{c}、{s}和{i}、{ü}两个介音相拼时发生了变化，尖音合入团音。而日语却对着两者

都进行了保留。如果一个汉字的音读是落在サ(sa)行的话,就是尖音,而落在カ(ka)行,就是团音。比如“系”这个字,日语音读为けい,在力行,所以是团音;而“西”这个字,日语读作し,在サ行,所以是尖音。

3、上海话有入声韵。而日语在入声方面也会体现出来。一个汉字的音读,如果落在了か行、た行,或者为长音う,就有可能为入声。比如日语的一、六、七、八、十,分别读作いち、ろく、しち、はち、じゅう⁴,所以它们分别是-t、-k、-t、-t、-p尾韵。在吴方言中,也就是喉塞音-h。

还有一点在上海话中出现的方言现象,和日语相似。也就是,上海话的文白异读可以用日语的音读训读来模拟。关于这个问题,将会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章进行着重介绍。

⁴ 日本的历史的假名遣(歴史の仮名遣い)中,十写作じふ,落在は行上。此行在古代日语中声母为p。